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十三分冊

智囊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閨智部總叙

馮子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其然豈其然乎夫祥麟雖祥不能搏鼠文鳳雖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已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聖善首推邑姜孔子稱其才與九臣埒不聞以才貶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則情無才而可以爲德則天下之情婦人母乃皆德類也乎辟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

借。妻。所。以。齊。也。日。物。而。月。代。婦。所。以。輔。也。此。亦。
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晻。晻。
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閨。智。也。賢。哲。
者。以。別。于。愚。也。雄。畧。者。以。別。于。雌。也。呂。武。之。智。
橫。而。不。可。訓。也。靈。芸。之。屬。智。于。技。上。官。之。屬。智。
于。文。織。而。不。足。術。也。非。橫。也。非。織。也。謂。之。才。可。
也。謂。之。德。亦。可。也。若。夫。孝。義。節。烈。彤。管。傳。馨。則。
亦。閨。闈。中。之。麟。祥。鳳。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閩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趙威后

劉娥

肅宗朝公主

柳氏婢

崔敬女 絳秀

樂羊子妻

孫太學妓

吳生妓

陶侃母

李畬母

王孫賈母

趙括母 柴克宏母

嬰母 陵母

叔向母

嚴延年母

伯宗妻

李新聲

婁妃

董氏

王章妻

陳子仲妻

黃霸妻

屈原姊

僖負羈妻

漂母

何無忌母

王珪母

潘炎妻

辛憲英

許允婦

李衡妻

庾玉臺婦

李文姬

王佐妾

王冀公孫女

袁隗女

李夫人

張說女

東國文

東國文

東國文

東國文

閨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匪賢則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陽假途闡教集賢哲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
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

不應
生殺
例。

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鷄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䟽上略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

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肅宗朝公主

肅宗譙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

○天○奏○議○

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卽柳晟母也。

○○○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鄴城。有婢失意于城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將。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至巨源。嘗其技巧。他日巨源窓窺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于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

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冲一輩人。

○○○崔敬女

絡秀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

戶底。不曾有吉。既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耻。姊若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頃後貴至。拜相。

周顥母李氏。字絳秀。少在室。顥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恠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顥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

卷三十五
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絕無一毫巾幘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爲二女詠耳。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卽捐之野。

樂羊子游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樂羊子遊學、其妻勤作以養姑。嘗有他舍雞、繆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恠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不食。

返遺金、則妻爲益友。卒業、則妻爲嚴師。諭姑于道、成夫之德、則妻又爲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嘉靖間、婁江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
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
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
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繡、以奉
之、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選期已及、
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誠、於日坐辟繡處、使孫穴
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
司經歷。宦橐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旣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